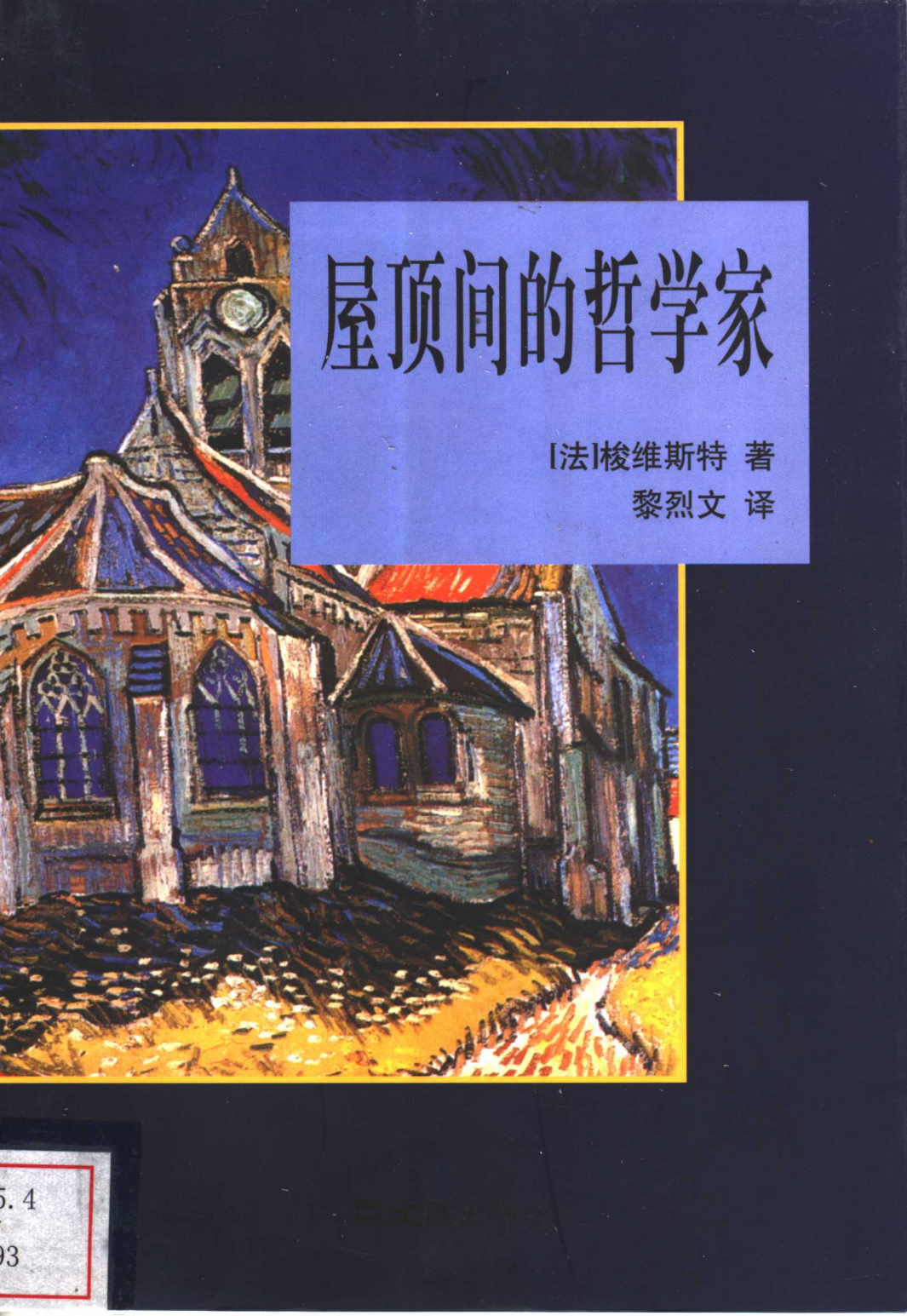




屋顶间的哲学家

[法]梭维斯特 著
黎烈文 译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876144

I565.4

S993

屋顶间的哲学家

[法]梭维斯特 著

黎烈文 译



5A058/25

文匯出版社

887614

屋顶间的哲学家

著 者/[法]梭维斯特

译 者/黎烈文

责任编辑/安 迪

装帧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 文匯 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

版 次/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40,000

印 张/5.125

印 数/5001—10000

ISBN7-80531-441-1/I·33

定 价/10.00 元

出版说明

《屋顶间的哲学家》是法国作家梭维斯特(Emile Souvestre, 1806—1854)的代表作。一个住在巴黎“屋顶间”(一种贫民窟)的哲学家,从他高踞在上的“屋顶间”,俯视下界蝇营狗苟的众生,生动地写下了这部日记体的作品。书中十二个分散的故事,像十二首美丽动人的诗篇,充溢着爱和同情的人生哲学,处处表现出恬淡谦挹的人生观。作者对普通人的真诚关怀和对人生罪恶的深切痛恨,充分透露出上一世纪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处身乱世不肯随俗浮沉的磊落胸襟和博大情怀。

本书译者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翻译家、散文家。早年留学日本和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硕士。1932年回国后曾主编《申报·自由谈》,创办《译文》,抗战爆发后主持福建改进出版社,1945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西洋文学系教授二十余载。著有散文集《崇高的母性》、《艺文谈片》、论著《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等。黎烈文以翻译法国文学享誉中国文坛,他所翻译的罗逖、梅里美、

纪德等人的作品均传诵一时。

黎烈文很喜欢《屋顶间的哲学家》，抗战胜利后动笔翻译这部作品。书中《窗前随感》和《名势篇》两篇先后发表于1948年4月19日、9月19日和20日香港《星岛日报·文艺》，同年5月、9月上海《文艺春秋》第6卷第5期和第7卷第3期也予掲載；《祖国》一篇发表于1948年10月《文艺春秋》第7卷第4期。由于译笔优美，这些译文当时就颇受读者欢迎。

1948年10月，《屋顶间的哲学家》全书中译本由台北公论报社出版，书名改为《爱的哲学》。黎烈文在《后记》中说：“为使读者易于注意和了解作者对于人类社会甚至一切有生之伦的伟大的爱心起见，把书名大胆改作‘爱的哲学’。”黎烈文逝世以后，为纪念他在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台北志文出版社于1974年8月重版此书，列为“烈文译著丛书”之一。志文社版恢复了原书名，公论报版的《后记》经修改后移作《译者前言》，其余一仍照旧。这个版本后来在1988年3月又重印了一次，在台港和海外流传较广。

《屋顶间的哲学家》是黎烈文后期的一部名著名译，现据志文社版印行简体字本。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 文汇出版社

译者序言

本书法文原名 *Un philosophe sous les toits* 直译当作“屋顶下的哲学家”，所谓“屋顶下”(Sous les toits)者，即是“屋顶间”(Mansarde)的意思，因为巴黎市内房屋大都高六七层，最上一层直接处在屋顶下面，夏暑冬寒，至难忍受；且从前没有电梯，靠着两脚上下，异常辛苦，有钱人决不肯住的，所以“屋顶间”也即是“贫民窟”的代名词。现在为使读者较易了解，并和原名不致相差太远起见，译作“屋顶间的哲学家”。作者梭维斯特(Emile Souvestre, 1806—1854)是法国西北海岸一个小港口莫尔烈(Morlaix)地方的人。他曾写过好几部小说，多半是描写法国布勒达涅(Bretagne)一带的农民生活。写法真实、自然，而又饶有清新的味道。在法国文学中，从介绍农村风习和农民生活方面来说，他算得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个，有着和乔治·桑(George Sand)、巴尔扎克(Balzac)诸人相比的功绩。但他的作品最有名的却是这本叙述巴黎一位穷苦哲学家的遭遇和感想的日记体小说。作者在这里用一位哲学家的口吻，充分发挥他的爱与

同情的人生哲学；他以高尚的情感和美丽的故事交织成一些动人的诗篇。因为这书对于我们做人的修养上能够有所帮助，能使我们学会反省、容忍、牺牲……尤其是任何时代的人类都不能缺少的两种基本德性：爱与同情，所以出版后不久，便得到法国学士院（Academie Francaise）的褒奖；法国有些学校至今还采用作教材或指定为课外阅读的书籍。

在目前这生活日趋艰难的时代，许多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既不肯随俗浮沉，蝇营狗苟，于是，这位住在“屋顶间”的穷苦哲学家的悲天悯人的怀抱，及其安贫乐道的精神，便更加令人向往。我们这时候读读梭维斯特这本书，不单可以稍稍忘记自己的痛苦，也许还会觉得有力量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同胞。译者因此不揣浅陋，抽暇把它译出。除开两三篇的标题，照原文直译稍觉冗晦，不得不采用比较自由的意译或体会原文通篇意义而迳为别立一名外，其余文字方面，都用译者向来喜用的直译法，力求忠实。但翻译这样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文字，原可说是一件自不量力的工作，疏忽之处，定所不免，尚乞方家指正！

黎烈文

一九五六年二月于台湾大学

原 序

我认识一个人，他在那使我们社会苦恼着的变动和野心的寒热病当中，毫不反抗地继续接受他在社会上的卑微职务，并且，还保持着对利禄的淡泊。除掉一个小小的职位——靠着这职位，他便生活在这个把宽裕和贫困判然划分的狭窄天地上——外，没有别的财产，我们的哲学家从他的屋顶间俯瞰着社会，犹如一个大海，他既不希望得到海中的财富，也不害怕在那里遇到灾难。他所占有的地位太过渺小，不足引起任何人的嫉妒，在默默无闻中，他无忧无虑的睡觉。

他并不是隐遁在利己主义中，像乌龟藏在甲壳中一样！这是特朗斯^①这类人的作风，他们相信“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事都与他不相干”。外界的一切物件和一切事变反映在他身上，犹如反映在一间暗室里一样，在那里复写出它们的形

①特朗斯(Terence)是耶稣诞生前一世纪在非洲迦太基(Carthage)城出生的一位拉丁诗人。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名言：Homo sum, et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而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事都与我无关)。

象。带着孤独者们的那种好奇的耐心，他“在他自己身上观察社会”，而把他每月所看到或想到的写成日记。正如他所惯说的那样，这是他的“感觉的历书”。

被允许翻阅这历书后，我便从那上面摘下了若干页，使读者可以认识一个不知名的思想家在我们称作“月”的这十二个时序中的平凡遭遇。

目 录

出版说明	1
译者序言	1
原序	1
屋顶间的年礼	1
谢肉节	10
窗前随感	23
互爱颂	33
补偿	44
莫利斯叔叔	55
名势篇	68
厌与悔	82
米雪尔的家庭	93
祖国	107
炉边漫忆	123
岁杪	139

屋顶间的年礼

一月一日

我一醒来便想到了这个日子。又是一年从年轮之链上脱下来，落入过去的深渊中了！众人都忙着庆祝它的妹妹。可是，当所有的眼光都望着前面的时候，我却回顾着过去。人家都朝着新的皇后微笑，而我却忍不住想着那刚被时间埋葬的一位。

那一位，至少我知道她是怎样的并且给过我什么。至于另一位，却被一切未知的威胁簇拥而来。她在那包围着自己的云团里藏着什么呢？是风暴？还是太阳？

屋外，正在下雨，而我觉得我的灵魂就像天际一样黯淡。今天是休假日；可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干什么好呢？我不高兴地在我的屋顶间兜着圈子，决定把火炉生起来。

不幸的是：火柴不易点燃，壁炉冒烟，柴片熄了！我一生气便丢下吹火筒，让自己倒在那老旧的沙发里。

的确，我为什么会因为看到一个新年的诞生而高兴呢？所有那些打扮得整整齐齐，嘴上挂着微笑，早已在街上跑着的人们，懂得是什么使他们高兴吗？他们能够至少知道这个节日的意义和送年礼习惯的由来吗？

这当儿，我的心智停顿下来，以便向它证明它比俗人优越。在恶劣的情绪中，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起见，我展开了一个括弧，并把我的学问的一切证据集合起来。

[初期的罗马人只将一年分作十个月；是鲁玛·彭毕利迁斯^①在那上面加上了 Janvier(一月)和 Fevrier(二月)的。前者是从 Janus^②而得名，并且是献给他的。因为新年由一月开始，人家便在它的开头作了种种幸福的推测，于是发生了邻人之间的互相访问，繁忙的祝贺，以及送年礼等等习惯。罗马人当中所用的赠品是有着象征意味的。大家赠送一些晒干的无花果，一些海枣子，一些蜜酿糕，代表着“今年开始要走上运道的甜味”，和一枚预兆财富的叫做 Stips 的小小货币。]

在这地方，我阖上了括弧，重又回到我沉郁的心境。我才向自己所作的那番小小的演说，虽使我自己感觉满意，却对旁人更加不满。这些原本可以借着早餐加以排遣的；可是管门女人却忘掉了我早上的牛乳，而果酱又是空空的！别人一定会因此感到不快；可是我呢，我却装着毫不在乎。我还有一块干硬的面包壳，我使用双手把它掰碎，心不在焉的慢慢咀

①鲁玛·彭毕利迁斯 (Numa Pompilius) 是传说中的第二个罗马王，拉丁文士们说他在位的时期是耶稣纪元前七一四至七六一年。

②Janus 是神话中的人物，据说是拉西沃斌 (Latium 即今意大利中部) 的最早的国王。因为好好地招待了被从天上逐出的 Saturne 神，得到这神的报答，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的一切。

嚼，正像一个毫不在意世俗虚荣的人一样。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思想竟随着咀嚼的困难渐渐黯淡起来。我以前读过一个英国人因为人家给他喝了一杯没有糖的茶而自缢的故事。人生有些时候，最细微的不快也会扩大成为一种灾难。我们的脾气好像望远镜一样，随着末端的不同而显现出那些缩小或扩大的目标。

在我的窗口展开的远景，通常都使我欢喜。这是一些错落的屋脊，它们的顶端鳞次栉比着，而在那些屋脊上面，耸立着一些高矗的烟囱。昨天，我还觉得这些屋脊有如阿尔卑斯山，并且期待着第一次降雪，以便在那上面看到一些冰山；今天，我却只看到了一些瓦片和一些火炉的管子。那些鸽子曾帮我作过乡野的幻想；现在，我只觉得它们是一些把屋脊当作栖所的可怜家禽；那袅袅上升的烟圈不再使我想到维苏威火山^③的火口，只使我记起烹调和洗碗水；最后，我远远瞥见竖在蒙玛忒^④古塔上面的信号机，又使我觉得好像一具手臂高举在城市上面的可耻绞架。

然后，被遇到的一切东西所伤的我的眼光终于落在我那屋顶间对面的宅邸上了。

元旦的气氛在这户人家可以明显看到。仆人们充满了兴奋的神色，这神色是和已经收下的年礼的重要性相称的。我看到主人带着一种由于勉强装出慷慨而来的沉郁容貌穿过庭

③维苏威火山(Vesuve)在意大利拿甫列斯城(Naples)附近，西历七十九年第一次爆发时，将彭拜城(Pompei)掩埋。

④蒙玛忒(Montmartre)是现在巴黎市区的一处高地，有著名的圣心寺(Eglise du Sacre - coeur)，此处古塔即圣心寺的建筑物。

院。客人愈来愈多了，客人后面都跟随着一些拿着花、礼盒或玩具的送货者。那扇供车马通过的大门突然开了；一部崭新的、由几匹骏马拖着的四轮马车，停在台阶下面。无疑的，这是丈夫送给这个宅邸女主人的新年礼物；女主人亲自来查看那部簇新考究的马车。同时，不久她便和一个遍身缀满花边、羽毛、天鹅绒的小女孩一道坐上马车，并且捧满了馈赠的年礼，开走了。

就这样，所有的人今天都交换着丰厚的祝福和礼物；只有我一个人，既没有一点东西可以送人，也不会收到什么。可怜的孤独生活者啊！我甚至不认得半个我比较喜欢的人，可以为他许些愿望。

那么让我那些新年的祝辞去送给熙攘于我脚下的一切不认识的朋友们吧！

首先，我把我的祝辞献给你们，都会中的隐者啊！——死亡与贫穷把他们从群众中孤立了！他们是一些被判决在静寂与遗弃中吃着每天所赚微薄面包的忧郁工作者，而且他们是被上帝剥夺了爱情或友谊一类使人陶醉事物的痛苦者！

其次，献给你们吧，在穿过人生的道路时，两眼却转向南北极星的感人的梦想者，你们毫不在意于现实的荣辱。

再其次，献给你们，日以继夜的工作着来养活家小的诚实的父亲们、在摇篮旁边一面哭着一面做事的可怜寡妇们、热心给你们自己生活上开拓一条宽阔道路以便牵引一个中意的女人走上结婚礼堂的青年男子们。献给你们大家，为工作而牺牲的英勇战士们！

最后，献给你们，不管你们的头衔和你们的名称是什么，

你们都是喜好美的事物，都是对于痛苦的人具有怜悯之心，并且在世上行走时，像拜占庭作为圣洁象征的处女一样，两臂伸向人类的人！

……这当儿，我的思绪忽然被一些愈来愈杂的啼声打断了。我环顾四周……我的窗户被麻雀围满了，它们偷食着我默想时不知不觉落在屋顶上的面包屑。

看到这情形，一道亮光穿过了我那忧伤的心。刚才我还嗟叹着自己没有一点东西可以送人，这是不对的。正是亏了我，这附近一带的麻雀才会得到它们的年礼。

中午——有人敲门，一个可怜的女孩走进来。并且叫着我的名字，向我问好。我起初没有认出她；可是她瞧着我，微笑着……啊！这是波莱忒！……可是，我最近一年没有看到她了，波莱忒和从前长得不一样了：从前，她是一个小孩子；而现在，她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波莱忒外表消瘦、苍白、衣着不好；可是她始终有着那双大大的、直视前面的眼睛，还有那，每说一句话都含着微笑、仿佛要求你的友谊似的嘴唇，以及那同样有点腼腆，但却悦耳的声音。波莱忒生得毫不美丽，甚至可以算是丑陋；但我却觉得她非常可爱。

也许这并不是因为她生得可爱，而是由于我觉得她可爱吧！波莱忒透过我的美好印象而呈现在眼前。

这是发生在共和国一个节庆日晚上的事情。那些彩灯沿着我们的建筑物在绳上转动；许许多多的小旗在晚风中飘拂；焰火也刚在练兵场中央燃起一束束火花。突然，某种使得群众疯狂起来的不可解释的恐怖，落在那些拥挤的行列上；大家

叫喊着，奔跑着；有些柔弱的人失足跌倒了，迷乱的群众便把痉挛的脚步踩过他们。由于奇迹而逃出那场混战的我，正要远远离去，却被一个快被踩死的小孩的喊声叫住了；我走向混乱的人群里，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波莱忒从里面救出来。

这事发生了两年之后，我才又看到那女孩，我差不多把她淡忘了；可是波莱忒的记性却很好，还在新年时节跑来向我祝贺。并且，带给我一株盛开的朱堇；这是她亲手种植的，完全属于她的财产。这财产是由于她的照顾、她的意志和她的耐心而来的。

朱堇在一个粗糙的花盆里开着，原是纸盒工人的波莱忒用一副光面纸做的套子把花盆包着，外面还加上一些图案，装潢得非常别致，使我从上面感到一份深厚的情意。

这出乎意外的礼物，女孩子脸上怕羞的红色，和她那期期艾艾的祝辞，有如一道阳光，把包围着我的思想突然从傍晚的铅色转成黎明时最鲜艳的桃色。当我的那团迷雾一扫而光后，我让波莱忒坐下，并且愉快地问她一些话。

那女孩起初用一些简短的话回答；可是不久我们的立场便对换过来了，我开始用一些简短的惊叹词打断她热络的长谈。那可怜的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长久以来便是孤儿的她，和她的哥哥妹妹，一直由一个老祖母抚养着。从她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老祖母是把他们“从穷苦中养大的”。可是，现在波莱忒已经能在纸盒工厂工作，帮助祖母贴补家用了，她的妹妹柏丽勒也能缝缀了，而她哥哥亨利则在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如果没有多余的消耗和歇业，没有多穿坏的衣裳，没有增加食

欲，没有必要花钱去买冬天的阳光！家境将会慢慢好转，波莱忒抱怨着蜡烛点燃的时间太短和柴火的价钱太贵。她们住的屋顶间的壁炉太大了，以致一捆柴只能产生一根火柴的效果；壁炉距离屋顶又那么近，以致风会经常把雨吹进来，即使冬天坐在炉火旁都会被冻僵；因而他们便把壁炉废弃不用了，仅用一只烧饭的泥炉取暖。祖母确曾和一个住在最底下一层房子的旧货商谈过一只火炉的价钱，可是旧货商坚持要卖七法郎，而目前要他们付出这样一笔数目的确是太困难了；于是，他们为了省钱只好挨冻。

波莱忒越说下去，我越觉得自己脱出了悲哀颓唐的境地。那个小小纸盒工人的告白，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希望，而这希望不久还会变为计划。我问她当天还要做些什么事情，她告诉我：从这里出去之后，还要和她的祖母、哥哥和妹妹去拜访几家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的主顾。我的计划便立刻决定了：我对那小女孩说，我晚上会去看她，然后我又向她道谢，把她打发走了。

堇花放在开着的窗口上，一道阳光向它表示着欢迎；鸟雀们在四周鸣啭，天际逐渐开朗了，而起初显得悲戚的日子也变得非常愉快了。我唱着歌在房里兜圈子，然后急忙穿起衣服出去了。

三点钟——一切都和我的邻居那位火炉工人讲妥了：他把我换下的那只旧火炉修好，并且向我保证把它弄成焕然一新。然后在五点钟左右，我们要动身去把它装在波莱忒祖母的家里。

午夜——一切顺利地过去了。在讲妥了之后，我们到达那